



忆六、七十年代马街水厂那些事 ——围海之初

◎ 姚国磊

晚上例行学习会，议程照旧，读报、讲国内外形势、谈工作。识字的人轮流读报，先读“人民日报”，后读“云南日报”，形势也是跟随报纸上说的，讲的人少，听的人多，到了谈工作就讲的人多了。

今天加了一条讨论昆明形势“造福人类的壮举工程”！不出三天上级就要求党员，领导，革命积极分子到围海造田战斗第一线，“向滇池开战，向滇池要粮”...！

公司共组织了二十多个人参战，东风广场开完誓师大会后，公司车子途经马街水厂顺路到我局指定驻地“杨家村卢汉别墅”...！

车下了高峽坡，就见高大威震的南方增长天王，气势汹汹地独自坐在号称云南第一寺的《普贤寺》望海亭高台上，瞪大眼睛地看着一车车斗士们，“前进，前进，前进进... ..”前进在响声雷动的扬尘之中...

穿过苏家村路变的窄了许多，繁茂翠绿的土山也渐渐成了陡峭险峻的石山。临路旁耸峙的山石平面上，大大小小的摩岩石刻显现得遗风余韵；碎马路对面，一面弧形毛石墙凹进少许，使细窄的公路多出了一块小小会车场地，两道欧亚风格的钢花铁门敞开着，下车进入铁门，长长的堤道直通巴洛克式别墅正门，整个建筑设计按中欧相结合的方式，窗、门、台无一设栅栏，连四周园子界限



均为用垂柳与环沟已邻里划分，实际路旁的钢花铁门完全形同虚设！

从龙门上看整个园子的布置：往如一个长柄棒棒糖，边沿镶嵌了一圈圈淡绿、碧绿、明黄的三春色彩；以别墅为中心的嵌石小径放射式通向花园四方…：

匠心独妙的小径旁，白腊条绿篱虽然已参差不齐了，但从主干上看的出是有些年头来得…！

中心别墅上法国产的五彩窗玻和墨蓝色的琉璃瓦顶，在阳光照射下已水天林翠，相互辉映…！

房后荒废的草坪尽头就是码头及游泳时入水坡道，

靠左还可看出往日游轮和舢舨船停靠的陈迹。

后面材料运输车辆来了，大家七手八脚的搬到指定的园子一侧，搭建起工棚：木框架，草席围了一下，铺上油毛毡顶已到夜上八点多钟了，煮饭的妇女也就地取材地凿开花坛搭了个简易灶，把饭煮熟！就着清风明月席地而坐，吃着除了米饭什么都没有的海滨别墅月光晚餐，“围海造田第一餐”！

径旁的白腊条绿篱顶上，稍微整理已成了天然隔湿的席梦思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，一觉睡到了湖面反射的阳光从席子缝里射了进来才陆续起来；

天那么的蓝，水那么的蓝，海子里南来北往的帆船忙碌着赶路；成群的水鸟在水草丛中游戏着；对岸《小舶口》岸上老树萌下一个垂钓老翁（当时早钓者称为“鱼贩子”）拎起了一条黄晃晃的大鲤鱼！

指挥部规定的两天准备期限已到了最后一天晚上，崭新的十字镐、铁铲、粪箕、扁担一大堆、大斧、大锯，连搭工棚时砍倒的大树都劈的整整齐齐。

是霜下的太大还是人们太激动，天都没亮煮饭的妇女就大叫大喊的把大家叫起了，虽然海边上不是那么的黑，但雾气还是很大，大家海边洗漱完到大锅里去盛饭时，就着柴火的余光一看；今天真照顾，终归是“战斗的第一天”，“鸡蛋炒饭”外加这几天新添的下饭菜“藟头糟辣子”！

"咋个鸡蛋饭没有鸡蛋味呢"！"没放盐"！"没有油"！"没炒菜锅，炒不成，直接把鸡蛋搅进去，望着黄，吃的不香"！

大家蹲坐在工棚周围，捧着碗边吃饭边猜疑评论起来；快吃完时，煮饭的妇女跑出来叫到“放错了，放错了，放成大碱了”！“煮饭时我想放点盐，好吃点还省咸菜，不知房里黑漆漆得，看不清，抓成洗锅碗的大碱了”...！（当时“提倡先生产，后生活”所以电线还没铺过来，导致没有灯呢...！）

工地按预定工作划分：别墅对面石山东侧土坡为我局取土上车包干点：坡上树太密，取土得先砍树，人多工具少，时间紧任务重，为尽快清除障碍组织三班倒，一到晚上，锯树的、砍树的一山都是电筒光，伐木声，大树倒塌相互摩擦声，鬼都吓跑得...！

这一夜怪事来了；二、三十米长的条型工棚，南北走向，三米左右一根柱子，剪刀架蚂蟥钉联接，忽然“格叽哩...格叽哩...”地左右扯拉起来，突入奇来的怪声把大家从睡梦中惊醒，只见工棚架，大弧度地不停的来回倾斜，吓醒的人们一时不知所措，沉默了一会，“地震了，地震了”！突然某水厂书记大叫起来，全身赤裸地边叫边朝海边跑去，人们逐渐反应过来，开始穿鞋披衣一阵昏乱，“你咋个跑了...:”？“我去看看，滇池水给泼出去了，明天就可回家了... ..”！“哈哈...哈...”！真实的想法，引起了一阵大笑... ..！

过后进城才见到，各空坝子都住满了人，“一·五大地震”！厂里有一个姓普的职工：峨山人，家中有老娘，三孩子，媳妇五个人在家务农，地震捐款时才知道死了六十多岁的老娘和一个儿子，地震为里氏7.7级...！

山坡上的树太大，又是自生林，斧砍锯拉进度很慢，松树还好，砍倒还可喝流出来的树汁解渴呢！栗树、栎树就难了，磨斧，铤锯的时候比砍树时间长，四、五十公分粗的一棵树要砍两天才完成，过后为了提高进度，部队帮忙开始炸石，单位开始放神仙树、神仙土了...！

人多力量大，红旗、标语插满了各单位早已清障完的岗头，原本繁茂的清山不几天就被挪的只剩下了一片片平地...！